

# 精神病男子被亲人用铁链锁16年



被锁 16 年的金福荣

“求求你，帮我把这锁打开吧，我不会再伤人。”这是 32 岁的金福荣看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16 年前，当时只有 16 岁的金福荣患上精神病，在他砍伤父亲和小他两岁的妹妹后，他被父亲用两把锁、一个铁链子锁了起来，这一锁就是 16 年。在这 16 年中，金福荣曾偷偷地“逃走”过两次。2009 年 1 月 7 日上午，记者来到吉林农安县烧锅镇新城村姚家屯，近距离接触了这个被锁了 16 年的“疯子”金福荣。

## 16 年前砍伤亲人

金福荣家在姚家屯的最南面，两间旧瓦房内每晚要挤 6 口人，其中一间 15 平方米左右的屋内住着金福荣的父母、妹妹、姐夫和外甥，另外一间同样大小的房子金福荣自己住了近 16 年。

16 年前的一天，正在上初中的金福荣突然性情大变，平时懂事、外向的金福荣发了火，

话很少，家人开始时只是以为他感冒了，没怎么在意。没过几天，金福荣突然开始变得暴躁，看到不顺眼的人就动手。那段时间里，金福荣经常惹事，而且，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当家人对他进行劝说时，金福荣竟然拿起菜刀，对着父亲金宽和当时只有 14 岁的妹妹金福丽猛砍。金福荣的菜刀是对着他父亲的头砍下去的，菜刀砍偏了，砍到了父亲的左肩上。金福丽左肋处也被金福荣砍伤，后来缝了七八针，至今一直留着伤疤。从那个时候开始，金福荣就成了全村人口中的“疯子”。

## 父亲用铁链锁住儿子

金宽被砍伤后，他担心儿子会再伤到村民，在制服了儿子后，金宽找来了家里平时锁大门用的铁链，把金福荣绑上后又用两把锁锁了起来，这一锁就是 16 年。

金福荣被父亲锁上后就关到了西屋，因为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发病，金宽在趁着儿子安静下来的时候，就请来大夫给他看病，但没人知道他为何

发病，但所有的大夫都说他患上了精神病。看到儿子生病，金福荣的母亲因为着急上火，也变得精神恍惚，甚至也和金福荣一样打人、砸东西，这些年来，母子俩的病情都没有任何康复的迹象。

## 出走时冻掉 5 根手指

金福荣自患病后，曾两次离家出走。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 1998 年的春节来临前。因为马上过年了，家人就把金福荣松开了，让他可以到外面透透气。但就在当天晚上，金福荣就发病了，家人没看住金福荣。他一个人从家里走了出去。第二天，家人在离家 10 公里左右的翁克镇找到了金福荣。回到家后，金福荣的右手手指冻掉 4 个，左手手指冻掉 1 个，小脚趾也冻掉了。

过完年后，金福荣第二次从家里跑了出来，这一走就是近一年。后来，农安县华家镇的村民给金福荣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金福荣在自己家的土豆地里。原来，金福荣到华家镇村民家的土豆地里挖土豆时，被村民发现，村民看到金福荣是个精神病，就叫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但金福荣什么都不记得，只说出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村民于是就给金福荣的家人打了电话。家人看到金福荣时，金福荣嘴里面少了 5 颗牙，嘴也破了。

## 曾喝过耗子药

金福荣在清醒时，曾对妹妹说过，现在的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活着很难受。有一次金福荣发病时，自己买了耗子药，趁家人不注意时喝了下去，后来到医院洗胃才抢救过来。2007 年，金福荣发病时，又将

自己屋里的电线扯下来，把电线缠到自己的脖子上意图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解救下来。家人从此将金福荣屋里的电源切断，每天晚上都是用蜡烛照明。2008 年金福荣严重犯病 4 次，上一次犯病是在 2008 年 4 月，而金福荣轻微犯病时，就躲在自己的屋里抽烟，一天要抽 3 盒以上，而邻居们都说不管抽多少烟，金福荣总也没有头晕的症状。

“我拖累了你们，如果我死了，你们就不用在看我，也不用锁着我了。”这是金福荣在第一次“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和妹妹说的一句话。

## 妹妹照看哥哥十余载

金福荣的屋内没有任何家具，炕上有一床被褥，火炕烧得很热乎。金福荣的窗户是用塑料包着的，没有一块玻璃，寒风能穿透塑料吹进屋内。他的家人说，玻璃不知道被他砸碎了多少块，家人担心玻璃伤到他，就没给他再按玻璃。

采访时记者看到，金福荣的额头上有几处新伤疤，他的妹妹金福丽说，前几天金福荣又发病了，在发病的时候，因为被铁链锁着，金福荣就用额头撞墙，将脸上撞出了好几处伤口。

金福荣被锁了近 16 年，在这 16 年中，他每年都要发病最少 4 次以上，每次发病周期不同。在这 16 年中，金宽和女儿金福丽一直照顾着金福荣。1997 年，金福丽结婚了，她的丈夫徐广胜家就在邻村。徐广胜父母双亡，他的姑姑住在金福荣家隔壁。两人结婚不久，因为金宽要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为了照顾金福荣和母亲，徐广胜和金福丽决定搬到金家和

金福荣一起居住。就这样，在这十余年中，是金福丽照顾着哥哥的饮食起居，照顾着哥哥的一切。

## 夏天锁在大树下“透风”

在夏天时，因为屋子里热，家人就将金福荣锁到树荫下，那时候，金福荣看到村里的人都会主动说话，那个时候，是他最自由也是最快活的时候。金福荣平时被锁在屋内时，外甥会经常陪他聊天，这让他增添了很多欢乐。

金福荣在清醒时，说话与常人无异，但至于他什么时候犯病谁都不清楚。“不是不想放开他，是担心放开他后，他再跑了，冻死在外面。”金福丽说，每次带哥哥到外面纳凉的时候，都要在哥哥病情不是很重的时候，即时在那个时候，也要有人在附近看着，以免他犯病伤到村民。除了夏天外，金福荣大多数时间都被锁在屋子里。

金福荣曾是村民口中的“疯子”，但自从他被父亲用铁链子锁上后，村民都很同情他。夏天金福荣在树下纳凉的时候，村民都会主动和他说话。“这孩子白瞎了。”村民王老汉说，金福荣不犯病的时候，人很好，也很懂事。金福荣被锁上后，村里的很多小朋友常常到他的屋里和他聊天，在小孩的眼中，他是个“怪人”，但这个“怪人”并不可怕。

## 每年花费万元医药费

在金福荣 16 岁犯病的时候，家人就曾带着他到长春的几家医院看病，但走了几家医院都没有对他的病情确诊。没办法的情况下，家人只好四处投医，在三年前，金宽听说河南

的一家医院能治儿子的病后，就只身一人带着儿子到河南去看病，但最终只确认金福荣患上的是精神病，但没有好的治疗效果。为了给儿子看病，金宽将家里的马和马车都卖掉，还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每年，金福荣吃药和看病的钱要花掉近万元，其中有妹妹和妹夫的，剩下的是金宽在外打工挣来的。

金福丽说，金福荣现在吃的药是在一个中医诊所开的药，但这种药是否能将金福荣的病治好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家人只希望有一天，能将金福荣和他母亲的病治好，那个时候，他们家就会少了很多负担，也不用担心金福荣会出现意外。

## “把锁打开，我不伤人”

“求求你，帮我把这锁打开吧，我不会再伤人了，我想出去溜达溜达。”金福荣每次向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都会礼貌地鞠一躬。当和金福荣谈到 16 年被锁在自家屋内的感受时，他流下了眼泪，用他的话说，他不想埋怨任何人，只感到活得很痛苦。

记者：知道为什么锁你吗？  
金福荣：知道，我有病，可我现在好了，让我出去溜达溜达吧，都锁我 16 年了。

记者：谁把你锁上的？  
金福荣：一开始是我爸，后来是我妹妹。

记者：把锁打开，你想做什么啊？

金福荣：帮家里干活。  
记者：被锁了这么多年，你恨不恨父亲和妹妹？

金福荣：不恨，他们是为我好（眼泪流了出来）。

据《东亚经贸新闻》

# 丈夫做靠山 妻子狂“借”1988万



钱变成了白纸，受害者很伤心

这些年，非法集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为何仍有不少人明知陷阱还往其中跳呢？以高额回报为幌子，利用熟人熟面熟关系，这些再浅显不过的招数却往往“最经典”。骗人者逃之夭夭、被骗者家破人亡，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借口，先后 102 次以高利率为诱饵非法集资达 1988.5 万元，导致 1304.82 万元无法返还的云南景洪市某烟草专卖店负责人玉南，近日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以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然而在这个诈骗案中，玉南的丈夫——身为工商局纪检干部的岩忠，也在其中充当了担保人和伙同作案的靠山角色，最终被判处了 10 年有期徒刑。

## 下诱饵 开出利率高达 2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玉南犯案前，在景洪市勐罕镇经营着一家卷烟专卖店。据一些受害者的群众说，当时勐罕镇和景哈乡一带凡是零售卷烟的经营户，都要到玉南的专卖店去批发。而且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岩忠在工商局“当官”，在橄榄坝“几乎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所以很多受害者很信任她就放心地将钱借给了她。

司法机关经过调查，最终查实玉南在 2003 年至 2006 年 6 月间，先后以做生意、买橡胶树等需要资金为借口，采取 3% 至 20% 不等的高利率为诱饵的方式，先后向 102 名受害者非法集资人民币高达 1988.05 万元，除已经返还的 683.23 万元外，至今还有 1304.82 万元无法追回。

## 为发财 趋之若鹜跳陷阱

2004 年 6 月，玉南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借口，以 3% 的月

利率向程某借了 2 万元现金，结果当月就将利率付给对方。看到玉南如此“守信用”，程某又放心地借了 3 万元给她。

几乎在所有的集资诈骗过程中，玉南都如法炮制在受害者小心翼翼地借出一笔数额不大的钱，而且当月或者次月就收到玉南许诺的高利率后，干脆又连本带利加码借出一笔数额更大的钱给她。甚至很多受害者就将借钱给玉南赚取高额利息，当成了一种“天上掉馅饼”的发财途径。在众多的受害者当中，借款数额超过百万元以上的就有三户，很多受害者甚至不惜到银行贷款来借给玉南，以期望从她身上发大财。

2004 年至 2006 年 4 月间，勐罕镇曼听村委会曼春满村的波翁不仅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投资”给了玉南，甚至还将所有亲戚朋友动员起来，加上银行贷款凑了 217 万元巨款交到玉南的手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当时的勐罕镇和景哈乡一带，几乎家中比较大笔存款的村民都被玉南光顾过，除了普通村民外，甚至还有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和一些开公司办企业的老板，也都像着了魔一般筹集资金往玉南手里送，生怕这“大好的发财时机”被别人抢了去。最终受害者已经涉及到景洪市和勐腊县的 10 余个乡镇，就连个别的武警干部也为了这一系列诈骗案中的受害者。“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风险，只想着能有那么可观的利息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受害者岩香说。

## 有靠山 工商局的丈夫也出马

记者采访时，几乎所有的

受害者都表示，相信玉南的理由就是她在西双版纳州工商局工作的丈夫岩忠，因为他们都坚信：既然有一个在工商局“当官”的丈夫，玉南做生意赚钱当然很容易，怎么说也不可能还不出钱来。

而身为工商部门纪检干部岩忠，确实也充当了妻子在这个集资诈骗案中的靠山角色，甚至还亲自出马又是担保又是开口借钱的。公安机关核实，这个涉及 102 起案件的系列诈骗案中，从 2003 年至 2006 年 6 月间，有 9 起涉及金额达 142.8 万元的案子，就是岩忠为妻子进行担保和亲自出马借的。

据办案民警介绍，玉南夫妇两人实施集资诈骗的金额，虽然最终司法机关认定为 1988.5 万元之巨，但是两人先后于 2006 年 10 月和 2007 年 7 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时，却都没有从他们身上查到一笔的赃款。那么一笔数额高达千万元的赃款哪里去了呢？

“其实玉南本身就是一个高利贷的受害者。”担任岩忠辩护人的法律工作者丁承中说，最先是玉南真的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别人借了一笔高利贷。最后在别人向她追款时，还不上钱的她就不停地向更多的人去借高利贷，以至于拆东墙补西墙，结果窟窿越补越大最终把自己也装进了陷阱里面去。

## 获重刑 一地鸡毛理不清

去年 9 月 25 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玉南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岩忠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 30 万元罚金”的一审判决后，两人又向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虽然最终省高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但是所有的受害者却没有一个人高兴得起来，他们被玉南和岩忠夫妇俩借去的千万元巨款，如今再也没有办法追回来了。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在波翁等 6 名受害人从 2006 年 8 月发觉受骗后开始追讨借款时，与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何某签订了一份追款协议书，6 人在先凑了 8 万元钱支付给何某作为代理费用后，还在协议书上规定追回的借款要拿出 10% 给何某作报酬。“如今白白地搭进去了 8 万元，却一分钱也追不回来。”波翁伤心地说。

“我的家已经被别人砸了 3 次，前几天还有人用刀抵着我的脖子要我钱。”家住景哈乡景哈村的玉的法说，从 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6 月的 7 个月时间里，除了自己的钱外，她还向亲戚朋友筹资来借给玉南，金额高达 190.5 万元，如今整天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很多到银行贷款来投资给玉南的受害者也同已经被银行起诉到了法院。目前，已经有 80 余名受害者就此写了书面的情况反映材料按上手印后，到政府等相关部门上访，提出了要政府出面追缴被骗赃款的请求。

据办案人员介绍，玉南在这一系列的诈骗案件中，自己所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他们就发现除了 1300 余万元无法追回外，玉南在向一些被害人还款时，先后有五次还在借条约定的基础上多付出去了 172.82 万元钱，其中有一笔 127 万元的借款就多付出去了 112.57 万元，当事

人竟然收到了 239.7 万元还款，而玉南多付钱给对方了自己竟然不知道。

“至于受害者无法追回的款项，作为执法机关已经尽最大的可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其余的也就爱莫能助了。”这名办案人员有些无奈地说。

## ■ 新闻链接

### 记者 2006 年就介入调查

2006 年 9 月，接到这个系列集资诈骗案的线索后，记者就找到了多名受害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并最终获得了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2000 万元左右的数据。

了解到由于几乎 9 成以上受害者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发觉受骗后甚至不知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时就已经有 10 余名受害者，采取到法院起诉玉南这样有可能打草惊蛇，造成案犯逃跑后一分钱也追不回来的方式进行追款。凭自己的判断，记者认为这时一个性质极其恶劣集资诈骗案，而且应该由公安机关介入迅速将玉南控制起来，这样才能保住上百名受害者追回赃款的希望。

基于不“打草惊蛇”的考虑，记者当即作出了劝阻受害者到法院起诉，要他们马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决定。并在当天晚上返回景洪后，记者就直接给西双版纳州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岑化虎的秘书打电话反映此事，与此同时记者也将此事写成内参递交到西双版纳州委的主要领导的手上。以致公安机关最终顺利侦办此案，将案犯绳之以法。

据《春城晚报》